



卓廬秘牘



卓廬秘牘

歸德府志

書契作而文生夫文者非人之所能爲也天地之幾也生民之竅也史皇啓之歷百千祀而未已其新舊猶耶其數相孳耶其雲興風動而不知所爲耶物有生則有形有形則有聲麟有角羊亦有角虎有爪狸亦有爪羊不慕麟狸不慕虎各形其形也鳳凰之鳴中宮商伶倫聽之以裁十二律黃鳥則繇靈焉爾燕雀則啁噍焉爾燕雀不慕黃鳥黃鳥不慕鳳凰各聲其聲也易以道陰陽氣化書以紀政治得失詩以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忠孝悱惻之情孔子皆錄焉其有所襲耶其無所襲耶春既至草木怒生草木不能自巳也秋百蟲吟夜百蟲不能自巳也今茲然來歲又復然今之春非故春也今之秋非故秋也而又何襲焉夫人之情亦有其不能自巳故形之於言言之而成章則曰文古之聖人苟可以無言斯無言其文也不自知也而又何襲焉是故左邱明欲網

卓廬初草

五言

羅列國之志爲尼父素臣而後有春秋傳莊周以汎洋自恣泯榮辱齊得喪混混與世相濁而後有寓言屈原嫉讒邪蔽明宗臣戀國思以死寤君而後有離騷司馬遷遭刑貧不能自贖無聊不平假古今賢姦忠佞窮形極狀以洩其悲憤而後有史記四子之文皆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各不相襲也左邱明之情非莊周之情莊周之情非屈原之情屈原之情非司馬遷之情也而世之人乃竊竊然繩之以法律又竄竄然系之以祖禰不亦誣乎夫吾所患者心欲言而口不從也敢鼓不可以節樂明水不可以燕賓情雖至屈於無所將非厚其積莫通也夫道備於六經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之警歎可得而接也吾望其墮而休焉其不迷方矣乎雖然猶懼其懦也則登泰山汎滄海廓視聽天地之外浩浩然與積氣者游而九州曾不足一芥也其豪矣乎雖然猶懲其荒也則

歷閭巷行田野五畝之宅一闕之肆耕夫織婦之私計固不  
指數而髮析焉其練矣乎雖然猶慮其野也則入辟雍登明  
堂褻衣博帶從公卿大夫誡朝章國故肄禮陳樂浸潤乎先  
王之澤焉如是則於文質庶彬彬矣可謂善積矣如是而有  
言必無棘矜之苦矣夫哀樂之來不可以先度也其分不可  
以數制也樂莫樂於舜之庶豫哀莫哀於杞梁之婦之哭崩  
城吾所知也問舜之庶豫孰傳杞婦之崩城孰受則吾所不  
知也吾之爲是言天下之言文者皆驚而反走獨浙陳作甫  
聞而是之爲僚於涼州傾其篋之藏相示而忘言也或曰是  
不足以知子則駭然而笑曰若以何者爲知我耶以我爲韓  
子之苗裔耶以我爲歐陽子之宗祧耶以是爲知我固不如  
夫人之不知我也懷甯陳世鎔序

卓廬初草目

錢塘陳墉作甫箸

論 五首

說 五首

碑 八首

墓誌 十一首

墓表 三首

傳 八首

行狀 二首

書事 四首

記 十八首

頌 二首

贊 二首

卓廬初草

目一

銘 九首

序 二十二首

贈序 十首

壽序 十首

書 十首

檄 二首

哀辭 二首

祭文 二十七首

卓廬初草論

錢塘陳壩作甫著

城濮論

客有論城濮者曰甚矣晉文之拙也楚師圍宋而合諸侯以救之子玉請釋曹衛而後釋宋其辭甚正晉侯使慨然許之以伸信義於天下宋圍解而與之盟如齊桓之服楚於召陵者不費一兵而霸業定矣拘宛春私許復曹衛感忽悠闇以僥倖於一戰戰其能保必勝乎卽勝奚若不戰而屈之也陳子謂之曰子之說高矣然以論晉文則非也夫晉文實欲乘子玉之爲將而克之兵法曰伐人者伐險不伐易破人者破其所恃今夫堆堙之土而決於水人不以爲懼也大堤屹立堅於金鐵衝流怒濤而決之以去夷城郭壞廬舍殺百姓牛馬則人情恒擾越數月而不定朝夕若大水之至向者破其

卓廬初草

論一

所恃也楚之宿將善戰而爲人所恃者莫若子玉子玉之在楚晉文腹心之疾也當其出亡適楚而子玉卽請席間斬之蓋已心懾之久矣一旦而執鞭弭屬橐鞬相遇於中原其勢豈遂能以不戰屈者幸其時讒人間之於內而君臣不協少與之師子西子上皆庸才不足用故陰謀譎計外託齊秦之援內竭吾之兵力幾幸其一勝以除而去之晉於是威震天下而楚師驚駭喪其所恃以爲才如子玉者尙頓挫敗衄於下而楚師首戰翼不敢爭盟中夏者數十年韓信斬龍且而項籍恐周德威敗王景仁而梁人膽落皆此類也故其計必急戰嚮使圍宋者僅薦呂臣之徒則出於不戰養威如召陵之師焉必也何者勝之不武楚且得別求智勇之將代之以報晉則兵日交而不已諸侯亦未必震懾之若是觀於晉合列國之兵奇材鷲將雲還霧霈而子玉僅將六卒上下軍皆潰而

獨能收其卒不敗則其將略爲何如而謂非楚人之所恃哉  
客曰使子玉歸不死復用則奈何陳子曰楚法最重軍敗將  
必死故覆於羅而屈瑕縊荒谷鄢陵之役君在子反猶自我  
則其制有一定不變者晉侯知之故亟圖戰勝以迫殺子玉  
嗟乎孟明麤牽荀林父怯弱不知兵其才皆遜子玉遠甚而  
秦晉之君赦其罪而用之卒能倚之以成功使楚子破棄灰  
法復拜子玉爲將大舉以圖復讐則晉文之憂方大而未有  
艾觀夫城濮之捷三日館穀晉侯不憚及聞殺子玉而後大  
喜曰莫予毒也則當其未殺之先其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  
慮其復用也可知矣蓋當是時晉欲霸諸侯則必服楚欲服  
楚則必及子玉之身而敗之而非其君臣之不協則子玉必  
不可以敗而殺此晉文之勝算內斷於心故背惠棄信悍然  
行之而不顧後人多襲其智震人之耳目以立威於天下余

卓廬初草

論二

故表而出之而亦使世之爲楚王者有臣如子玉所當愛惜  
其才棄瑕錄用慎毋狃於成法以自壞其長城而爲敵所幸  
哉



天王狩於河陽論

晉文公既克楚會諸侯於溫乃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春  
秋諱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嗟乎此周室盛衰之大關也得  
其策則周不至遠衰且因是可幾於復盛而惜乎其以畏葸  
失之也夫周之爲天下弱久矣禮樂征伐之柄不出於天子  
徒提空名於列國之上其不至弁髦而棄之者幾希齊桓弔  
霸尊周天下始知有共主桓卒而晉文繼之首勤王室之難  
城濮之捷獻俘於王然不克如桓共謹特功而驕至欲朝王  
而直召之夫王可召而至則亦可藉而虜也疆藩跋扈於斯  
極矣曷可啓其端哉吾以爲人必自侮也而後人侮之晉之  
敢於召王者以晉克楚師而王自勞之降乘輿之尊賀戰勝  
於踐土於是視天王之出爲故常而益無所忌憚矣然當晉  
使來召之時而能奮發自雄折之以大義則其勢猶可以有

卓廬初草

論三

爲吾爲襄王計辭其使者語之以禮書若曰天不惠有周國  
家多難叔父纘文之勲修捍我於艱壘荆不道不式王命女  
實征之朕嘉乃丕續肆躬蒞賚爾策女作侯伯惟曰其恤朕  
躬今不惟伯叔甥舅祇見瀆廟鎮撫余一人而使來實召余  
余一人何敢聽命先王封建諸侯屏藩王室朝覲宗遇歲有  
常期侯服者祀賓服者享天子巡狩不外方嶽羣后肆覲古  
之訓也祀享不至覲又失地朕敢廢先王之訓以忝叔父其  
何以合諸侯無乃一二御事忘棄典物而謀之不臧烏虜七  
廟之祖惟德是依叔父其務修乃德朕將以諸侯朝於絳無  
辱命焉惟叔父圖之書下而晉文之氣折矣當是時晉圖霸  
甚亟不翼戴天子慮無以合諸侯必率率同盟強朝於周以  
明其初志而列國之君以爲彊如晉侯猶不敢召王而躬奔  
走於京師則相與修聘覲之禮無敢失墜周於是得自立於

諸侯之上修其德教而明其政刑安見大柄之必不可復也  
卽未能遽復亦何至曰微曰弱一敗塗地而不可支哉而乃  
畏晉之威奉命惟謹坐失要機爲可惜也或曰是時晉彊周  
弱王不赴召將觸晉文之怒是不然當襄王蒙塵鄭鄙晉文  
以兵力復之其時王仰晉鼻息然請隧以葬責以大義卽凜  
然不敢復請豈至是而遽斲王命以取戾哉晉文主盟中夏  
示信示義在在好名故吾以爲必不至無禮於周也周自忌  
父富辰一二老成亡於戎翟王子虎輩苟且以倖目前無深  
識遠計不能乘可爲之機以更始天下於是乃曰衰而不復  
盛矣悲夫

鉏麀論

義者所以事君也未聞任已而敗事厥其君者也鉏麀承公命刺盾見其盛服假寐而觸槐以灰吾不知其所守者何義也麀以盾爲忠臣即以灰諫公不往刺可也以盾爲不忠即除君之惡惟力是視何有於共歡小節推刃盾腹可也即以爲民之主不可賊歸灰公前自尸辱命之罪可也退而灰於家以泯其迹焉亦可也胡爲乎趙氏之庭哉且麀果歸灰公必不肆諸朝以示盾或可因以寢其謀灰於趙則機謀敗露盾益忌公公益不得不圖盾君臣怨結伏甲圍宮之禍自此深矣故麀者任已而敗事賊其君者也烏乎義嗟乎君臣者腹心手足也公以小嫌圖刺大臣盾卽與公士鬪縱其黨弑君而不問盾固罪不勝誅公亦不得爲無罪是皆不義之尤者鉏麀不足責人多以爲義故備論之

卓盧初草

論五

王陽王尊論

王陽刺益州行部至邛郯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遂以病去王尊行部至其處曰此王陽所畏道耶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世兩賢之陳子曰事君若王尊者可矣王陽則非也爲人臣者先公而後私敬其事而忘其身苟其義也其分也刀鋸鼎鑊猶不避焉況峻坂乎天下險阻非一邛郯而爲刺史行部者以千萬計誰無父母誰非遺體脫皆以爲險而去之國家邊徼之地將舉荒不治耶吾讀詩至四牡之篇未嘗不歎先王之卹其臣者周而其臣之忠於君也其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說者以爲臣奉使四方奔走王事不敢顧其私君於其歸也爲閔其勞而追敘其情如此夫周道倭遲至馬擘擘而喘息父母在堂而不遑以歸養其視陽所處者

卓廬初草

論六

何如而其時之臣曾無幾微見於辭色故其君代爲言之卽至後世役使不均不卹其勤苦大夫陟北山而作歌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說者以爲怨矣而慘慘劬勞朝夕從事卒未嘗奉已而去也故儒者猶有取焉謂爲不失其正由此觀之忠與孝時或不能並全而古之君子必不敢以私而廢公也王陽其何以爲賢且夫陽之爲孝吾則不知其何說也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此亦言其常耳士大夫策名於朝則資於事父以事其君艱難險阻惟上所使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故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泄官不敬非孝也未有忠不盡而得謂之孝者明父之於子也愛以德不以姑息職業之不勤修名之不立雖曰侍立乎其側而其心有所不樂陽之親而闇於大義也則已矣陽之親而明乎大義者吾知其必時怨時恫恨其子之不忠而不瞋其目於九京也故吾謂王

尊之驅之忠而無礙於孝而王陽則兩失之也至若晉溫嶠  
爲劉琨進表元帝圖中興之業其母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夫  
豈不可以大義婉白其母抑豈不可以姑徐徐乎是又急於  
忠而重傷其孝也矣

卓廬初草

論七

羊祜論

古今平大患破大敵者務乘其機而圖之不使養疾釀毒以  
至一旦潰敗而不可救四體之有癰疽也善醫者必決去之  
謂失此不治害且及腹心而不暇治也今其腹心之闇別有  
痼疾越月踰時焉以灰而乃歸咎於決癰去疔豈得爲通論  
哉吾觀晉武帝旣受魏禪削平內時江東未下廷臣皆以  
爲未可取也羊祜獨陳可取之策竝進杜預自代預表請伐  
吳山濤退謂人曰外甯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爲外懼豈非算  
乎是卽范文子之所以語欒書者則未嘗不歎祜預之得其  
機而笑山濤之闇也蓋晉之與吳不可以晉楚比晉楚竝爲  
霸國爭長諸侯力均勢敵晉殊未易克楚卽罷兵息甲不復  
更出楚亦未能越千里而襲其都故勝之則易以生驕釋之  
反有以警動君志愴羣帥之心而不暇發難東吳之於晉夫

卓廬初草

論八

豈楚之勢哉彼方據長江之險數舉入寇亦欲角爲帝王而  
適有亡國之釁晉兵力適足以勝之失此不取則養疾釀毒  
必至一旦潰敗而不可救吾恐外懼日至而內且不勝憂矣  
晉書論晉之亂乃推原於伐吳而宋蘇轍氏卽以山濤之言  
短祜謂遠不若范文子則何其見之謬也且夫西晉之亡豈  
非以惠帝不肖外戚互熾藩王爭權而諸胡乘其敝哉卽不  
滅吳何裨於晉當泰始元年武帝初卽位已大封諸王三年  
立子衷爲皇太子咸甯二年以后父楊駿爲臨晉侯三年徙  
封諸王大地至太康元年乃降孫皓安見吳平之後始蔽於  
庸子進小人崇藩國哉且幸而武帝聽羊祜之計任用預濟  
遂下江東耳設惑於山濤荀勗之言姑息養奸浸長寇勢一  
旦含章告終楊賈爭政吳以定亂爲名使伍延將數萬出江  
陵孫震將數萬出夏口沈瑩將數萬出武昌諸葛靚將數萬

出西陵張悌督諸將蔽江而西晉諸王異心軍無鬪志所至  
瓦解傳檄而定將晉可立敗而青衣行酒之辱惠帝且身及  
之不待王彌劉曜之至也且轍之言曰祐不爲滅吳之計孫  
皓窮凶而歿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旣不亡則晉之  
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夫皓庸匹夫耳狡焉  
思啓或未必能成功使更立雄智之王卑禮甘辭僞爲臣服  
以伺隙而制其命如句踐之玩弄吳夫差者則晉且益驕而  
懈而其亂且益速烏亭縱任八王秦劉元海於朝晉事事釀  
毒惟此舉果銳英斷差疆人意而議者乃以爲召亡國之釁  
然則必養癰護痛而後可也其所以潰人國者不淺故不可  
以不辨

卓盧初草 說

錢塘陳墉作甫箸

醫說

甲申吾妻姚孺人病腹少腹腫如瓠內張欲裂絕食飲者十日許矣醫肩背望弗能治汪君隱至予大劑熟地黃黃耆輔以紫石英礞石疾若失逾十年甲午病鼓醫曰氣血耗宜培護之然久弗愈也加甚焉時隱已死或薦越醫某盡反羣醫所疏方并禁梁肉攻以毒藥江君盡力阻不聽服其藥七日洞洩腹平洩不止真兀蕩然遂不救烏虜此與凶盜操利刃穴胷屠腸何異吾過時猶哭固不忘孺人之賢而實痛吾與殺之也君子之謀人國也以仁義固其基以富教裕其氣以政刑殄其邪惠威並施本末賅備故亂可治瘡可肥汪君之治病是已處大亂之國政刑不嚴富教無措徒以區區之仁

卓盧初草

說一

義彌縫煦嫗疏矣操之以峻急之法劫之以暴橫之威悛諫違忠苟且取快其不至潰壞決裂冤慘流離而覆宗絕祀者幾希烏虜可不戒哉



學說

專志之符也端方之隅也左繁弱右夏服養叔飛衛瞋而妄發特委矢耳樹侯百步之外朝營夕匡縣精洞苾毋留毋揚凡夫衡之矣是故學如射芃芃嘉禾間於蒿萊攘膏盜力葦不復治薶之燔之芟之夷之猶懼其滋也擁之培之猶怵其萎也是故學如稼臧穀受命一博塞一挾書其貪殊其亡羊不殊也薦草揭揭水泉必冽不孳不孽畜耗種絕是故學如牧滇之石秦之皮草淮之鹵吳越絲絮蜀竹木閩粵草華之實素封大駟運載通都流衍闡溢逐賤徵貴其利什操齋奇贏其利伯織嗇筋力掇拾山澤之墟者不足易握粟貲不饒途不聞故也是故學如賈匿瑕飾情紛脛憚他悉然堂皇之前其委如雲其翳如煙其潛如九重之淵鉤距之排進之憲憲乎夷距宅矣是故學如獄流球于阡真臘天下之至險也

卓廬初草

說二

轡驅柁櫂具遊以席姑墨葱嶺烏孫尉黎天下之至遠也軌輒贏駁具程以夕是故學如舟車故君子之於學也修乎翹翹乎鳩乎阜乎激而弗泮也庀而弗咎也沿而弗止也故僂僂爾則偃替替爾則荒億億爾則亡菽菽爾則厓憧憧爾則盲跼跼爾則僵君子知其病也鍼之石之艾之液之以滌藏鬲以實膚草是故學如醫令嚴必行謀深乃成効命致果萬夫莫撓是故學如行師

學說

專志之符也端方之隅也左繁弱右夏服養叔飛衛瞋而妄發特委矢耳樹侯百步之外朝營夕匡縣精洞苾毋留毋揚凡夫衡之矣是故學如射芄芄嘉禾間於蒿萊攘膏盜力蔬不復治雍之燔之芟之夷之猶懂其滋也掩之培之猶怵其萎也是故學如稼臧穀受命一博塞一挾書其貪殊其亡羊不殊也薦草揭揭水泉必冽不孳不孽畜耗種絕是故學如牧滇之石秦之皮草淮之鹵吳越絲絮蜀竹木閩粵草華之實素封大駟運載通都流行闕溢逐賤徵貴其利什操齋奇贏其利伯織嗇筋力撥拾山澤之墟者不足易握粟贊不饒途不闕故也是故學如賈匿瑕飾情紛彫慳他烝然堂皇之前其委如雲其翳如煙其潛如九重之淵鉤距之排進之憲憲乎夷距宅矣是故學如獄流球于陀真臘天下之至險也

卓廬初草

說二

檣飄花戩具遊以席姑墨惹嶺烏孫尉黎天下之至遠也軌輒贏駁具程以夕是故學如舟車故君子之於學也修乎翹翹乎鳩乎阜乎激而弗滓也危而弗咎也沿而弗止也故僂僂爾則偃替替爾則荒億億爾則亡菽菽爾則厓憧憧爾則盲跼跼爾則僵君子知其病也鍼之石之艾之液之以滌藏膏以實膚草是故學如醫令嚴必行謀深乃成効命致果萬夫莫撓是故學如行師

謹言序焉懷他言到希  
啟漫之軌音勞肆  
作言通也  
此言子也故僕言前喻也  
德不欣  
菽菜  
僂言元  
素不也  
瞻言去以險  
督言成洞不也

說薨

陳子饜肥淳傷胃之和且醢而不醜手匕而不殮僮羞青條之薨陳子甘之加餐焉弟子進曰炮羔臠臠苾芬醜鮮費以千錢吻蜚眉蹠如鯁喉然斯薨陋劣臯惡鹵盪賈不滿十醜隸之食吸呷不輟敢問何謂也陳子曰物無賤貴惟其宜味無薄厚當其時峩冠修禴佩玉瑤琨衣之都也然以蹴郊墟狎禽魚不若籊笠芒屨之愉矣廣廈細瑄雕楹綺檐室之最也然以噓雲煙嫖林泉不若巖居川觀之恬矣今是薨也不登於俎不羞王公然其爲味也醜爾而嚴醜爾而嚴則于振胃宜其咀之也楚爾而齟楚爾而齟則于疏隘宜吾方病脂肪之填鬲濃羹之戕口故其甘之也雖八珍百牢不以易是由逃夏屋而蔚徑苦朝紳而野服也奚疑焉弟子唯唯陳子遂言曰曹參之薨漢也以黃老諸葛之理蜀也以申韓夫豈不慕仁誼之利溥孔墨之道懿與當漢草昧鋒鏑騷魚爛肉沸不羈之清淨民心瞿爾而囂矣器則不附泊平季世焯熾而熠苟媮矯虔不轄之峻密民必漸爾而渙矣渙則促亡二賢不以儒行干令望不以王風畜其君鷲乎時對其宜也履隆盛之代際哲父之碑不澤之經術不聳之熙皞而毛察於刀筆筐篋之末或頽齷委恭詭爲安詳是覆鼎餽徹殺丞而以敗薨饗大賓也而可乎弟子唯唯退而竊書之



名子說

堂生子請名曰銛可哉厲末露穎以巽要領者錐之銛到齧  
聶剖以胥盪籠者刃之銛沐輒貫笠以警疆場者鏃之銛倚  
天決覓以烜華夸者劍之銛故志不銛不精功不銛不成學  
不銛胡以洞窈冥文不銛胡以闡元庭銛之時義大矣哉毋  
銛於舌譎觚僂捷陰許賈直毋銛於鬪矚眇唬吼疏獾藉蕞  
毋銛於欲富狙攫狼顧狗舐鎗釜毋銛於欲官鳴攘鼠鑽淬  
心羶顏筦鏗飴毒一足世僂人伎鬼斂趾錯轍覆讐褒黨辱  
往歌來哭銛乎慎旃烏虜尙慎旃哉

卓廬初草

說四



立志說

東鄰有築室者月購一木日運一石終歲而爲之不已西鄰之富人笑之曰是何濡滯也召匠人而立爲五楹之堂未覆瓦焉曰舍之姑構亭於其東未成也曰舍之且瘡池未及泉而置之種樹樹未活轉而疊石費千金室不就已而苦其煩曰吾無意乎爲室也向特以耀夫東鄰者今若此吾何爲哉數年堂朽亭圯池塞石斂敗樹露根歿而東鄰之室乃落成陳子曰二三子識之一立志一不立志也立志者前定不立志者否前定者其致力也專否則久而怠鶻之營巢也蟻之穴也其力也微矣無弗成者志前定也是故君子之立志也勿雜勿忘雜則不精忘則無成毋若鬪牛然牛同牧於野相好也已過於隘而忘之爭道必怒力鬪百人掣之不息也投草間之覆兩牛首牛見草喜忘其敵之在前也嚼草草盡相

卓廬初草

說五

見而盡忘其鬪相好如初

卓廬初草碑

錢塘陳墉作甫著

凌將軍廟碑并序

吳大帝席最勝之業，焱發電逝，奮劍指搗，警疆鄰，抗上國，斷江淮而有之。英備奇偉之士，龍興雲屬，材力輻輳，爭趨功名。餘杭凌將軍以孤露之軀，許與特異，受任爪牙，江夏烏林南郡諸捷，常爲軍鋒，威稜震盪，洵一時之傑也。然觀其蒙顯戮以刺陳，勤甚，孝，冒刃鏃以捍合，肥甚，智，攝衣迎盛，暹以明讓，懷版見長吏，以盡禮，推賢尙義，梗槩大節，有國士之風，非武夫麤中者比。使其齒位，并進，膺國重，寄雖未敢仰希公瑾，抑亦呂子明之亞矣。志業未竟，被病早沒，徒以勁勇，鷲猛，拔幟陷陣之能，與潘璋甘興霸等同傳，不亦惜哉。孫吳去今幾二千歲，廟食故土，靈蹟顯著，早潦疾，病奔走，祈禱者相望，嗇於年者，豐於報，誦於前者，信於後理，或然也。抑其生平篤恩鄉里，精爽薄射，終古不磨，故垂仁布惠，實有以式憑而利賴之。不然，彼暗鳴叱咤，提戈躍馬於疆場之間，樹勛伐，取富貴，所在多有，而昭應，縣遠，深入乎匹夫匹婦之心，動其敬仰，愾慕愈久而不歇者，百不得一，何耶？辭曰：

卓廬初草

碑一

虎兇虺兮豹窳，韃總雲旗兮列霜，鏃雷憑憑兮電騰，煙儵清颺兮原塋，肅神靈暨兮顏頰，玉文駟驥兮錦韉，束辛夷楣兮杜若，梁佩陸離兮君迴，翔咀金薤兮澗瓊漿，巫媵容兮婆娑舞，節竿颺兮颯風，雨竦若飛兮道神語，祀孔明兮潔且旨，宛婦子兮懷舊里，解余轡兮河之浹，暢交會兮神融融，殖嘉穀兮祛氛，雩爲民正兮長無窮。



卓廬初草碑

錢塘陳墉作甫箸

凌將軍廟碑并序

吳大帝席最勝之業，焱發電逝，奮劍指搗，誓疆鄰，抗上國，斷江淮而有之。英備奇偉之士，龍興雲屬，材力輻輳，爭趨功名。餘杭凌將軍以孤露之軀，許與特異，受任爪牙，江夏烏林南郡諸捷，常爲軍鋒，威稜震盪，洵一時之傑也。然觀其蒙顯戮以刺，陳勤甚，孝，冒刃鏃以捍合，肥甚，智，攝衣迎盛，暹以明讓，懷版見長吏，以盡禮，推賢尙義，梗槩大節，有國士之風，非武夫麤中者比，使其齒位，并進膺國重，寄雖未敢仰希公瑾，抑亦呂子明之亞矣。志業未竟，被病早沒，徒以勁勇，驚猛，拔幟陷陣之能，與潘璋、甘興霸等同傳，不亦惜哉！孫吳去今幾二千歲，廟食故土，靈蹟顯著，早潦疾，病奔走，祈禱者相望，嗇於年者，豐於報，誦於前者，信於後理，或然也。抑其生平篤恩，鄉里精爽，薄射終古，不磨，故垂仁布惠，實有以式憑而利賴之。不然，彼暗鳴叱咤，提戈躍馬於疆場之間，樹勛伐，取富貴，所在多有，而昭應，繇遠深入乎匹夫匹婦之心，動其敬仰，愾慕愈久而不歇者，百不得一，何耶？辭曰：

卓廬初草

碑一

虎兇整兮豹夔，韃總雲旗兮列霜，鏗雷憑憑兮電騰，煙儵清颺兮原塹，肅神靈暨兮顏頰，玉文駟驥兮錦鞶，束辛夷楣兮杜若，梁佩陸離兮君迴翔，咀金薤兮澗瓊漿，巫媵容兮婆娑舞，節竿鱗兮颯風雨，竦若飛兮道神語，祀孔明兮潔且旨，宛兮在氛，寧爲民正兮長無窮。

廣潤侯廟碑 并序代成觀察

乾隆五十一年

詔封蘭州何家峴泉神爲廣潤侯從大學士郡王福康安請也先是王總督陝甘乞雨而應鑿山建祠以奉神祀還朝爲上言已而守土者復請春秋祈報如典吏民駭奔罔不共恪道光丙申世瑄承乏茲郡夏旱徧走羣望屯澤不降用故事詣祠汲泉屏息待命未出山沛然湧沱百昌澍濡歲則大熟偕皋蘭令梁棲鸞謁謝顧瞻檐楹陔剝黜患無以肅答靈貺議重新之會奉

命觀察江南漕運遲觀厥成爰屬梁君終始斯役謹造文三百五十二言竣工時鑱石廡下昭示來許其辭曰

聖清御寓芬綈蕃釐河嶽懷柔賜雨莫違洌彼峴泉其流澌澌一勺之陂鬱蟠神螭有指以指靈電砰厖櫜威觀澤試禱

卓廬初草

碑二

而祈聘喜効靈風雲稜纒上相典庸達之龍墀昭靈宣佑四字 高宗賜額

奎畫輝輝易龕以官山骨剗夷信圭卷冕煥絕有儀蘭民踈踈爲神宴娛柔兆浥灘臣瑄來尸蘊隆燦怒火雲橫飛陵岸龜圻仰額叮嚀嘉玉量幣旅奏壇墀廢神不舉陰氣終鷗竊掬靈泉私撼躓踈躓急繕神怒自麾元旗螻略閃忽儻露鬚鬚磴車鞭鼓懸瀑屣屣迅不及瞬洶洋溝畦麻麥蘇枯軋苗茲蒼蒼赤頓穎冠鳥淋漓不顯神功旋紐天倪索饗美報肇昔伊耆貓虎防庸猶費牢犧噫噫嘉應萬民之依廟祀庠齋誰職其非爰崇爰砥牆宇持持爰丹爰刻璀璨流職飾以寶帳翠羽金支陽開陰闔翩其來思驂騎旆旆虹女霞妃吉蠲薦禋鮮芳羶肥饒齟呶醜盼蠶鬚垂燭蕭燔腓晙請罌恩鼓在鐘磬殷殷其靈既醉起舞吸噴蛟蛇悅兮賔晦電掣颯馳出

雲見怪祭法具宜華寢樂醑報不醜施覃許普淖虔揭穹碑  
永式  
帝命福我烝黎

卓廬初草

碑三



白雲觀碑并序

道光丙申少保大司馬瑚公督陝廿之明年蘭衿胄士奮夫鄉老合詞言曰自公之來振墮劉弊治具暨張無有關虧成民而致力於神肅將明禋不懈滋共惟唐上仙呂翁興行妙道繇歷千歲宏慈溥濩浹於人心王公貴官氓隸走卒海外夷種疾痛禳氛哀籲虔祈幽答如響而會垣未有專祠駿奔無所不獲以時表哀法象讚頌昭烈婦孺膈臆湮鬱莫宣謹卜城西北隅大河之游關地樹宮棲仰靈爽不告不敢以爲公徧訪賓佐僚屬將校僉曰翁神功異蹟見傳記不可殫說嘉慶中顯應南河萬目共矚兩江制府以聞

昌陵敕加封號尊爲變元贊運演正警化孚佑純陽帝君部議春秋享祀典秩視真武天視民視合契同符非惟閭巷瞻依我

卓廬初草

碑四

國家禮亦宜之獨慮楹殿庳隘不稱龐鴻請並出俸錢益士民所輸以旣厥事役興賞闡工集不假期會呈巧競富增崇飾觀雄傑靚深輝環密麗卅年而畢公名之曰白雲觀董文武百執事獻爵宇下天地穆清融光塞河耄穉奔趨跪俯歡蹈今年又往民愈和會品類蒙禎風雨順卦公迺論於有衆曰神仙之道冲舉內景鍊炁通幽葆真久視而已其譎詭者侈丹藥談救勒尤誕幻不可究詰孰若呂翁以宏濟爲心輔上天產祥錫羨煦孕元元賅澤訐功灼爛暴白視安期羨門征喬握佳之流輕重奚等歷代帝王好恢異珍祕之說郊宮禱祠慌惚不經惟

盛朝承天篤祐迪烝百神釐正祀典非爲民捍蓄禦患燁著功德不隸秩宗殷薦寅清與古聖倅上帝昭格陟降眞靈幹翊圖運俾溥海外內駢受厥慶景感留霍無疆惟休吾屬遭

週

昌明與獲嘉社敢不宣勤益虔茲民生酬神力敷繹

皇緯之頌光凡厥庶民幸生玉燭之代含哺嬰游疵癘消息  
其憬思由來飲醇導餘歌舞泰平庶幾邀福大神永永無極  
羣吏礪碑請銘公曰是非達辭而有聞者不可飛騎千二百  
里以屬清水知縣陳墉墉遂爲其文曰

於皇玉清無上尊誅葛藟爰彌垓垓萬靈嗚珂朝紫闈帝顛  
周陸穹顏溫曰

大聖人臨中原上真降輔親擢掄烟烟丹詔徂天門驂龍騎  
鸞霓旌翻滲漉甘露滋菱根烘爇轉弄樽柔暎雨瀲風柔雷  
不奔瓊膏瑛乳相吐吞木公水妃調子孫殊魅遁逃潛叩墀  
元功穆穆百族蕃褭提嬰婦載厥恩大河沔沔來崑崙濟淪  
盤盪高且渾願攀雲車駐旛帟金庭玉槭桂爲藩雕鏤藥栴

卓廬初草

碑五

奈題軒鳳翔舞舞雌麟蹲寶相端頌神飛鸞擊華供衣梅檀  
燔進賢惠文薦曷罇迓釐流嘏歸脈膺吾

皇齊聖溫乾元織蠟蠟蟻洪鵬鯤沐浴汪濊游紛縉以精感  
神神所敦遼豆之事有司存銘勛紀盛鐫瑤瑤閱萬萬古無  
終謏



清水城隍廟碑并序

邑有令以宣上德達下情凡其民田賦獄訟賞勸皆屬焉然而蹙然無能爲是必有聰明正直之神職介乎上下幽明之間爲之請命於天邀惠於山川社稷又能作靈怪示施報怵惕民志而莫敢爲非故邑徧置城隍神與牧令並以維人治之窮也清水扼控秦隴雖阻隘磽瘠戶不下二萬麻麥糜菽是植崇山荒翳激風雹號驅狼又多魑魅貓鬼嘯呼林莽俗雖鈍朴然狠齧陰伎者逞逞而有蔑神以填撫福禍之不可欺縣故有城隍廟官民奉事惟謹歲久墮陔不克仰稱威靈紳者醵金合作工不召而萃材不遠而庀始於戊戌暮春八越月斷手費錢三百萬有奇寢殿宏麗圖繪嚴飾業業言言燁燁如也以墉權知縣事乞文其麗牲之碑墉惟神以德

卓廬初草

碑六

馨不假宮室觀美以爲悅喜然降監有赫增肅揭虔民得瞻望倚恃以定心魂利禱祈守土官春秋盥薦朔望伏拜階下亦若臨之在上警聳震探賦役之不均刑賞之冤濫懷然有麗其氣扶其魄者於人治不爲無助乃爲述廟之所由立並授以樂神之章俾歌以饗之

玉碣兮雕宮鏘明璫兮飄風雲之旒兮溶溶吹竿兮擊鼓靈裔裔兮來下虎執鞭兮螭爲馬紛頰顏兮滿野封豕兮魚羊盛有醴兮鼎有香神迅退兮降康夏雨兮冬雪禾麻幪幪兮葭莩揭揭獮狂蹠兮纏緹女嬋娟兮士媿以悅皇樂胥兮逍遙哀芸生兮長淹留



清水城隍廟碑并序

邑有令以宣上德達下情凡其民田賦獄訟賞勸皆屬焉然水旱疫癘之患陰善隱惡芒習不可究者吏宵然迷於其心而蹙然無能為是必有聰明正直之神職介乎上下幽明之間為之請命於天邀惠於山川社稷又能作靈怪示施報怵惕民志而莫敢為非故邑編置城隍神與牧令並以維人治之窮也清水扼控秦隴雖阻隘磽瘠戶不下二萬麻麥糜菽是植崇山荒翳激風雹號猖狼又多魍魎貓鬼嘯呼林莽俗雖鈍朴然很鑿陰伎者違違而有蔑神以填撫福禍之不可數縣故有城隍廟官民奉事惟謹歲久墮後不克仰稱威靈紳者釀金合作工不召而萃材不遠而庀始於戊戌暮春八越月斷手費錢三百萬有奇寢殿宏麗圖繪嚴飾業業言言輝輝如也以墉權知縣事乞文其麗牲之碑墉惟神以德馨不假宮室觀美以為悅喜然降監有赫增肅揭虔民得瞻望倚恃以定神魂利禱祈守土官春秋盥薦朔望伏拜階下亦若臨之在上警聳震慄賦役之不均刑賞之冤濫愍然有魔其氣扶其魄者於人治不為無助乃為述廟之所由立並授以樂神之章俾歌以饗之

卓廬初草

碑六

玉碣兮雕宮鏘明璫兮飄風雲之旒兮溶溶吹竿兮擊鼓靈裔裔兮來下虎執鞭兮螭為馬紛頰顏兮滿野封豕兮魚羊盛有醴兮鼎有香神迅退兮降康夏雨兮冬雪禾麻蒙蒙

一蹠兮纏緹女嬋娟兮士族以悅皇樂胥兮

聽上聲 陽音佻 鬼 碣音昔 柱下

退回進

淹留

鐵柱宮碑并序

豫章東南大都會也仕宦者布天下所至合其鄉人築宮廟  
逡奔走以祀晉許真君典肅制嚴修睦聯事蘭州遐僻邊徼  
置行省晚乾隆中有奉像城東隅者湫隘仄陋儀簡以蕪江  
右士病之道光丁亥程公喬采任觀察使購地建祠移奉祀  
事工未竟遷去已而趙公宜暄攝蘭郡緒而恢之丙申告竣  
仍故名曰鐵柱饗堂寢宮鬱其特起而會食無所恆嗟嗟然  
越三年今太守唐公樹義至輔勢叶謀益斥大其門垣房廡  
室不如制者改而復爲坵塋庖庫展聲之舍皆完圖像幄幕  
樽罍几席鐘鼓之屬皆具復於祠西營棲止之館凡廿有二  
楹合漠樂羣於是大備十月癸未公偕同籍士大夫禮服承  
祭大合樂以落之籩豆靜嘉興俯中度神人以諧四方觀禮  
者咸在會甯令陳墉曰協鄉里崇古賢法甚良意甚厚也非  
程公無以規其規非趙公無以宏其制非我公無以集其成  
齊力一心踵華造大夫果矜道士夸誕怪迂之說極耳目豐  
侈之欲哉蓋攷諸傳志真君篤志忠孝惠政釋釋爲萬世程  
荏官不敬非孝也持祿苟容非忠也一節之虧一事之怠一  
念之私卽爲欺其君辱其親其曷以對越於神三公之爲此  
固將使瞻仰檐栒者戰戰慄慄瞻焉愧墨不敢不以真君之  
心爲心也然則斯宮之設豈惟爲豫章法守而已凡百君子  
敢或不共所謂神道設教者非歟公揖曰善子盍爲文刻於  
繫牲之碑謹次如右而聲以詩曰

軫翼之壘右江左湖胎靈毓秀什伯其徒國故釋奠是楷是  
模式序明德不愆厥初穆穆真君子古有曜劾鬼屠龍非道  
之要心法攸垂維忠與孝猗歟三公曰可助教迺樹垣墉迺  
闢寢堂巖峩瓌璋監觀洋洋邦伯戾止洞潔升薌嘉承震滄

鼓考鉦皇備言燕私導蘇以正飭戒紛叟校德論政歡不及  
溢嚴不閔性走趨躑躅將神令坦坦前修真君闢之奕奕  
明靈三公迹之忠孝之教罔或射之敢告在位敬而繹之

卓廬初草

碑八

鼓考鉦塋備言燕私導蘇以正飭戒紛呶校德論政歡不及  
溢嚴不閔性走趨躑躅肅將神令坦坦前修真君闢之奕奕  
明靈三公迹之忠孝之教罔或射之敢告在位敬而釋之

睽同瞻言別

快

音臣

卓廬初草

碑八

楊烈婦碑并序

烈婦會甯第二川里人楊毓瑣之妻而縣學生張聯捷女也年十七歸楊氏事繼姑愼而詳毓瑣業儒刺繡佐讀漏盡無倦容二年夫遺疾死婦號啕幾絕姑察有異家人環守之三日乃爲好言慰姑守稍怠夜持毓瑣遺繫雉經實道光十九年四月庚寅也於是知縣陳墉訓導楊鵬鳳受士民狀達諸上官總督都御史疏請

旌表如例而毓瑣兄典籍毓璜復丐墉文勒諸墓道或謂婦人之義從一而終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夫死不嫁宜也捐軀命以徇之不亦過歟且窀穸未安嗣續未立疑若未可死者烏虜此刻覆之論不足以槩奇節也草木向榮不知霜霰之威匡坐談笑不知泣血者之所以爲心古來忠臣烈士掉膺變難碎首穴智無絲髮顧慮似一往激厲者之所爲誠

卓廬初草

碑九

以義有重於生而不暇緣飾經術依託中庸以阻其壯涼之氣也烏虜死生亦大矣魂魄呼吸之際圓冠方領者逞逞怖裂墮膽區區弱女子顧能儼然矢志授命如毛猶復忍以刻覈之論總總然踵其後而繩之其亦不仁也矣且夫趨死不避獨當其時爲難耳稍有瞻顧計量之心鮮有得果遂者明季常熟歸德諸公皆以碩惠重望焜耀當時一旦臨大故濡忍遑迴苟延朝夕洎乎晚節盡喪生平敗壞詎辱遂不忍言嚮使諸公君亡與亡致命畢志豈不磊落俊偉與日月齊光哉然則烈婦之所爲胡可議也烏虜會甯風稱名區詩書之族相望而地當衝劇長民者惟廚傳趨走是亟罕能章志貞教以禮義相漸磨故風俗遷易浸不逮古下里委巷之中逃嫁媒鸞比比隨屬甚有塗面倚門賤汚苟媮恬不怪恥者烈婦獨激發邁往一瞑不視焯焯自立若此風雨如晦雞鳴不

已此志士端人所爲愴快紆軫恍樂而不能自默也夫揭揚  
盛節以風末俗者邑令事也故不可固辭乃爲辭曰  
風颺颺兮木葉下靈邈邈兮何許羌欲從兮幽室阻魑魅昨  
盱兮君誰與語縞帶兮翩翻沐遺芳兮君所欣託魂兮飛鶯  
要之兮重泉雲斐斐兮麗鬪擘君袂兮雲之際乘比翼兮雙  
翔攀連枝兮余以憇長夜曼曼兮明膏燭之游氛下上兮載  
言逐之嗟洪濶其孔多兮誰不識貞美之所爲

卓廬初草

碑十

已此志士端人所爲愴快紆軫恍槩而不能自默也夫揭揚  
盛節以風末俗者邑令事也故不可固辭乃爲辭曰  
風颼颼兮木葉下靈邈邈兮何許羌欲從兮幽室阻魑魅唯  
盱兮君誰與語縞帶兮翩翾沐遺芳兮君所欣託魂兮飛鸞  
要之兮重泉雲斐斐兮靈霹擘君袂兮雲之際乘比翼兮雙  
翔攀連枝兮余以憇長夜曼曼兮明膏燭之游氛下上兮載  
言逐之嗟渙溷其孔多兮諶不識貞姜之所爲

快險平声  
繁貌  
諶音忱  
誠也  
信也  
靈音小  
霹音尼  
雲

卓廬初草

碑十一

徐烈女碑并序

會甯桃華山麓有碣刻曰楚烈女徐蘭英之墓康熙三十九年七月立也故老口傳前邑令徐文瓚女蓋去今百四十載矣則未知其果文瓚女歟抑非歟以其年考之適丁是時而文瓚者江南興化人也興化故戰國楚地意者其不妄歟碣不具事實本末則未知女所許字誰氏子也夫亡不更適婦曰節女曰貞彊死曰烈則未知女之死執赴歟抑別有繇歟就死不一或到或絀或沈或仰藥則未知女之死奚爲者也然而會人不擇耄穉男婦莫不動色瞪眙曰烈女也過墓必肅拜太息然後去則瑰志琦行膠結乎人心爲已至矣其初烈蹟必昭著顯白惜無有紀述之者故久而失其詳歟天敘民彝終古不泯求其迹而不得則相與咨嗟攀慕益流連而不能置亦其理然歟事之詳不詳不足爲烈女損益也道光

卓廬初草

碑十一

己亥墟來宰是邑士民競請銘烈女明年以碑具告速文益勤墟按今制五品以上始立碑烈女無官封輒碑之者天爵之貴與人爵殊且用古饒娥高愍女例也銘曰

天有顯道白日昭兮迴薄萬古罔燦銷兮彼姝者子矯申椒兮遺世獨立翩以遼兮委茲恆幹渺秋毫兮惟竹有筠節共超兮惟山有雲心竝高兮蓬顆蔽豕芳風朔兮明靈衛阿逐龜孫兮洪陽縮項鮭蠶跳兮騰光千祀激醴澆兮琢詞貞石怒爾切兮





汪烈婦碑并序

臨川徐敬有政才治會甯二年百廢具舉慕徐烈女事求所以表之者人曰縣廨北有木坊剝蝕漫漶已久徐女坊也敬遂命工滌出之題字故具可辨識乃康熙丁巳爲前典史汪婦陳氏建者於是父老識舊事者曰是殆邁吳逆之變抗賊不屈者也考之志乘良信敬益喜修整丹雘燦乎復完未幾墟代敬視事邑人周西範具說如此墟喟然曰古者聖賢立教肇自閨門貞潔之性奇烈之行詩書之遺澤而國家之元氣也賢士大夫褒揚而旌異之以厲節操輔治化敦風俗也豈偏有所向哉當烈婦之遭變也城破家亡白刃麻列自非禮義純熟素積平生胡能氣充神定引決於千百猘踰磨牙喋血之中從容鎮靜如此彼其死蓋死義非死名也安計人之知不知哉今幸而知知且旌且坊矣百十年間沿習傳訛

卓廬初草

碑上

屬諸他氏然是固公共之道歸於垂世翼教而已魂而有知必坦坦無所恨敬卽拂拭重題自盡其所當爲耳曾何加於烈婦毫末哉雖彼徐烈女之心亦若是則曰矣烏虛徐女名滿人口而實蹟反湮沒無所攷汪婦顛末詳載邑志又或逾久而名漸微此亦懷古者所不滿志士所遙望而浩歎也敬以求徐烈女之故無意得汪遂復章徹鏗耀震蕩耳目事固有中晦而卒顯者殆有數存乎其間歟雖然三才之所以立萬化之所以行惟此剛大中正之氣維持不做烈婦之所爲足以激霜雪而薄星辰與古貞臣孝子竝立無二上天之所以覺世牖民扶植綱常者端在乎是故死者雖不必以此自見而幽光潛德決不終闕特託於悠悠之口而借敬乎發之茲數也茲其所以爲理歟墟不敏嘗習爲詞章旣已銘徐烈女而西範更請樹汪烈婦碑爰作詩紀事兼序其意示後之

人且以究敬之志其辭曰

於女宗陳之良盛容色嬪于汪夫玉虹尉枝陽滇孽蠢驅封  
狠寇臨鞏師奔忙君應役隨戎行婉獨處奉姑嫜越終事總  
帷張猝狝突墮城隍覆巢卵誰蓋幃賊顧笑汝理妝大富貴  
當侯王浩然氣填中腸死吾分維宏綱目智井神洋洋飛隼  
下飄緞裳賊顧歎增愧傷嗟烈婦何巍昂芝與桂爲我香日  
與星爲我光孰爲骨珩與瓊孰爲腑冰與霜蔡三玉漢樂羊  
千載下相頡頏

芳  
綸綉恩垂朝堂高綽楔邑中央騎者下行者望萬萬古流芬

卓廬初草

碑十三

卓盧初草墓誌

錢塘陳埔作甫箸

欽授中書銜加六品頂戴馳封修職郎張君墓誌銘

張君諱淦字崙發先世家鳳翔自宋循王俊扈高宗南渡世歷顯仕明洪武時有名輿者官刑部郎始遷仁和之塘棲鎮九傳而至歸安學生鳳舉是爲君曾大父鳳舉生歲貢生煥煥生仁和學生琨再娶於徐生三子君其季也幼有至性母疾不解帶者三月父遊大梁每遇烈日必露立曰老父方暴道上何所避甚雨亦然比返凡數年如一日君兄適甘肅久不歸父卒匹馬往跡之踰年再往兄客死蘭州以贏載其匱徒步護行往復萬里病幾殆先是君已補博士弟子尋攻國子貢生沈敏嗜學洞究世故走廣東巡撫王公延掌疏奏數年謝歸養母母夫人以天年終大府爭辟幣交於門嘉勇貝

卓盧初草

墓誌一

子福公尤敬愛君總督雲貴川陝諸省皆與俱大兵征臺灣君方以病家居公親詣疆起之調遣謀畫一以委君移節兩廣赴鎮南關督安南國王入

朝奏留君督署理文書前後在公幕凡十年中間佐演督李公間督富公興利剔弊奏皆報

可最後就兩廣總督覺羅吉公聘隨勦黔粵逆苗躋峻坂觸瘴瀉羽檄旬午一手任之以勞得奏請優敘初福公觀

高宗熱河垂詢幕下士具以君姓名行誼對及平臺灣將薦之君辭甚力乃止至是吉公知君不樂仕以中書銜請仁宗識君名奉

旨褒美加給六品頂帶凱還病作乃歸不復出榜其盧曰穰查踰十年卒實嘉慶十三年六月十七日距其始生之歲春秋七十有三以子迎煦官馳封修職郎君高掌遠跡才思恢

奇每作奏纓弁環伺若無人纏纏數千言倚馬付去或口  
占授他人書之疾書者苦手腕脫所主盡一代偉人巨公皆  
虛衷就畫計策應機立斷動中窺會問議不合抗聲奮辨目  
動頤張初或怖駭終益悅服悉如君謀與福公富公契逾深  
福公薨設位慟哭語及必流涕富公緣事下獄親走京師握  
手歛歎者累日君交滿天下無一毫干請在福公幕於常奉  
外公每持千金爲壽君固不受曰某心思智力止此分耳公  
能益我金我不能益心智以報公其廉介如此好爲詩歌文  
章有集若干卷俱板行妻同里沈氏馳封孺人子二長春煦  
太學生前卒次迎煦從君佐幕敘平苗功由功貢生官孝豐  
訓導慈谿定海教諭遷湖南龍陽縣知縣某年月日葬君泉  
亭山之原狀來請銘銘曰

孔璋草檄鄴都罕倫馬周作奏常何上陳君才兼之聲動貴

卓廬初草

墓誌三

人牙將奉帛爭迎上賓樓船鐵騎決筴儒巾指麾瀛海浪息  
鯢身羌酋授首紅水江濱英雄捉刀厥功維鈞封章露布高  
微

紫宸書生作健

帝有恩綸

錫之品服衣鱗帶銀遯居十稔爲草莽臣德裕後裔子孫振  
振千秋萬禩壽此貞珉

奇每作奏纓弁環伺旁若無人纏纏數千言倚馬付去或口  
占授他人書之疾書者苦手腕脫所主盡一代偉人巨公皆  
虛衷就畫計策應機立斷動中窺會間議不合抗聲奮辨目  
動頤張初或怖駭終益悅服悉如君謀與福公富公契逾深  
福公薨設位慟哭語及必流涕富公緣事下獄親走京師握  
手歛歎者累日君交滿天下無一毫干請在福公幕於常奉  
外公每持千金爲壽君固不受曰某心思智力止此分耳公  
能益我金我不能益心智以報公其廉介如此好爲詩歌文  
章有集若干卷俱板行妻同里沈氏馳封孺人子二長春煦  
太學生前卒次迎煦從君佐幕敘平苗功由功貢生官孝豐  
訓導慈谿定海教諭遷湖南龍陽縣知縣某年月日葬君阜  
亭山之原狀來請銘銘曰

孔璋草檄鄴都罕倫馬周作奏常何上陳君才兼之聲動貴

卓廬初草

墓誌三

人牙將奉帛爭迎上賓樓船鐵騎決策儒巾指麾瀛海浪息  
鯤身羌酋授首紅水江濱英雄捉刀厥功維鈞封章露布高  
徽

紫宸書生作健

帝有恩綸

錫之品服衣蟒帶銀遯居十稔爲草莽臣德裕後裔子孫振  
振千秋萬禩壽此貞珉

滌言以  
白服  
依作  
滌言

滌言舊

通奉大夫景公墓誌銘 代巡撫公

道光五年景方伯謙予告歸里既得追崇先世進本生考秩如其官明年肇安贈公體魄於錢塘縣龍居塢人總龜契爰諏五月丙申穿巖夫人之域而合焉將斷石窆窆而以其文屬某贈公故受經於先大僕景與陳又世姻也方伯復嘗與某同官義不可固辭謹按狀公諱蘭金字溶文世爲揚州望族大父運泰任湖州長興縣典史父維嵩占籍杭州仁和卓蹠嗜奇孕經世之略參諸大帥幕府聲流煜然公胚胎前光學學而豐補縣學生以文章取大名試久不售自負募宏思遂用於世乃益研兵農刑法諸要務挾其業遊諸侯諸侯爭倒屣逆公亦喜白見歷聘楚豫閩粵諸邦緣嫩削穎澤汎以延當蔽大獄錯大事他人皆懸竦愕眙公徐引經術規以時勢一二語批其啓要諫然晝然疏奏屈折善達多得

卓廬初草

墓誌三

俞旨以故者宿僉聳然踟蹰曹輩或竊其術弋譽於時後生至詭爲公弟子以市重公獨自眇然或勸撰集公牘文字成一家言則瞿然曰古大臣尚焚奏草余敢貪天以爲己力耶內行醇篤孝友備至平生羔雁之人頗富輒以分戚屬之貧者故往往置乏暮年優游里門以歌詩自娛方伯仕已顯一再迎養不赴但郵書助以蠶浚守清白而已他瑣屑一不及年八十一而終時嘉慶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也公父祖俱以公弟江錦官潮州府知府贈朝議大夫繼以方伯貴晉通奉公初贈朝議改中憲累至通奉大夫配贈夫人巖氏前公卒舉二子濫邑庠生蚤歿謙恩貢生由直隸州州判洊擢湖南布政司使以公命嗣潮州後某嘗謂士果讀書通時事存心利物設假尺寸藉手以施其才卽未仕固與得位行時者不殊故曰根培者其葉華源深者流必長祚以酢庸不於

其身必於其子姓如公兩世爲客而潮州以甲科起家方伯益承而大之

綸綽寵賁休介祉繁信可爲爲善者勸某嚮與方伯爲府倅湖北屯軍需日窺其勤敏幹濟有過人者已而察大郡列屏藩當官而行一稟庭訓天下仰望以爲偉人未幾卽引分恬退懸車林泉曰吾不敢忘先人清德烏虜此可以觀公矣銘

於休景宗世濟厥美令德懋貽篤生通奉載式載闡埤樹而滋槃槃鉅材蓄經績文迴薄氣蛻驥足聿騁旅湊徵幣干旌駉馳芒繁紛拏列碎拱手惟公之爲機牙捷應帖壓羣英旁坐而闌尺符寸檄猾胥咋舌懾竅刷欺海南盜藪兇狂恆擾投戈把犁槌抉隱伏如鑑魁鑑如分水犀豈緊俗吏刀筆筐篋捐擗孳孳許謨讜訓實毗碩輔

卓廬初草

臺志四

帝載底熙晚益醴粹彤彤巾杖是師是儀詰嗣翌翌丕光先緒景福允釐岡巒環秀松楸鬱芊公妥以怡遐邇會葬冠蓋闐溢哀思榮思刊石元堂圖徽纂烈庶無媿辭





周封君墓誌銘

咸豐四年三月隴西妖人石元英據羊坡寨戕邑紳祠孝緒劫眾反行省震擾議調標營兵剿之而知縣周必超已募壯勇與戰破其巢殲數百人生禽渠魁以恩信諭脅從者三日而定兵以得無動事聞人莫不謂必超賢已而知機宜捷變悉出其父封君籌策于是又皆一口賢封君君諱元愷字舜舉幼善屬文試一蹶棄就武而以武童求試詩賦學使奇之讀其賦益大奇曰翰苑才也然方挾弓矢不可如何親署入武庠第一嗟歎久之君亦自悔終身不赴舉以文學教於鄉經講畫者無不速售而子弟俱通經取科第操履剛正人爭就解紛平曲直有陰爲不善者私惜曰周君得無知耶里無賴子虓獷絕人理裂昔挺白刃逐人聞君警歎聲輒棄刃垂手立君呵之跪謝俛首徐去其爲人敬憚如此弟元吉官湖

卓廬初草

墓誌五

南知縣迎君經畫事辦治有名貴帥征趙金隴供軍轉餉常先期集而民不知有兵君之力也最後督必超仕甘肅細大咸理每讖獄坐屏後聽有誤輒摘示之故必超始終無纖微隙罅君才雖高而性恬曠常勸其子以安命羊坡寨之役輿論必優獎而節使斬之以功過相抵請君顧大喜曰殺人以干進吾不願兒子爲之也未幾必超移署會甯聞後母訃去官君感微疾以咸豐六年二月甲午告終平涼寓舍於是君年八十二矣而兩邑之民奔走弔哭猶痛惜其早亡云君家廣西臨桂縣嘗受封奉政大夫故人稱封君曾祖諱芝璠祖諱廷禮考諱流芳妻陽氏生子必超道光庚戌進士繼妻陽氏生子必輝前天君沒踰一年必超將舉棺歸葬故里之七星山自爲狀來何薤幽之辭乃爲刪取其要而凡除道成梁施醫檢骼之細與夫家庭庸行之宜然者皆略弗書銘曰

學豐於文而名以武才優於仕而終以處蓋嘗出緒餘以迪  
其弟若子矣而靡不得所孺然節瀏然風鏡元石貽無窮

卓廬初草

卷之六

崞縣知縣王君墓誌銘

初吾鄉南湖先生以閎儒家居厲實學倡率後進易詩爾雅說文集韻諸書具有論箸至數十百卷執經考業者趾叢於門已而其長君絳嗣厥緒復以洽熟淹博輝耀當時一時識與不識皆曰先生有子也君以嘉慶六年舉浙江鄉試七年成進士解巾署四川黔江縣事丁外艱起復琪縣知縣檄修四川通志改富順丁內艱服除選授山西廣靈縣知縣充鄉試同考官調任崞縣道光三年七月日卒於官春秋五十有九明年月日孤奉其喪歸又二年受神錢塘縣長壽鄉彰嘉山君諱崇本字復初先代自德清遷錢塘曾祖繼聖祖元鼎追贈文林郎考琨乾隆五十九年貢士歷新樂成安知縣卽學者所稱南湖先生也妣陳封孺人妻陳氏繼汪氏再繼陸氏男子子鴻業駿業嗣業輔業皆前死敬業勛業偉業實禮

卓廬初草

墓誌七

葬君女子子長適同縣仇樹屏次未字君旣以儒術起家治縣壹以經義量決精練有明灋所屆設義田義倉義塾督課文士屹屹講畫如老師治瑛尤勤地雜苗彝君不詢醜之立學舍簡其稍敏者教之書爲上請俾得與試濬溪樹梁民不病涉晉蜀大府皆雄駿巨人有煩燒以埵君無不立解故舉重君曰吾左右手也聞訃曰吾其而何凡去任民輒攀號曰奈何奪我公將至驩相告曰公來庇我荏崞才數月捐館巷哭聲相聞喪歸聚送漉然曰公於我有恩烏虜可謂不負家學者矣銘曰

辰有樞兮河有源煌煌六籍兮苞羣言孰扶其心揚其華吏治飾緣兮暨無涯澤露苗兮教雨沙修修令君名父子文耶循耶躡厥趾剝度毫釐燦成理瞽者迴臆麗者起芙蓉九九開講堂碧蘿紅荔春風香弛椎結兮斂驕侮竊雅拜兮晚簋

簞君旺而拊吾導汝太行之山高崔巍君之來兮馬駢駢曾  
幾何兮素車歸士女慙慙兮將誰依送公子兮徒噢咿嗟君  
之魄寢於此樹衙衙兮石齒齒勒元窳兮訊百祀儒吏可爲  
兮代厭厭社

卓廬初草

尊說八

榮陽縣知縣康君墓誌銘

嘉慶丁丑會甯康君節同進士出身籤掣湖南知縣親老改陝西補洵陽縣調白水再調韓城大計薦卓異署耀州知州丁母李氏憂除服以養父請終父喪選授河南榮陽縣知縣凡八年於是君七十矣乞病歸歸數月卒道光二十一年正月甲辰也其孤燕譽等卜以是年八月甲申葬君蓋家畝廟兒坪之原先期遣人奉狀函重幣馳二千里至張掖求銘於壻壻嘗宰會甯知君爲人視其狀信君淳厚善綜核有守而通初至陝西勘朝邑水災監賑事整紛剔蠹官吏皆俛首不敢隱欺民得實濟洵陽有節婦子夜逐殺偷兒門外者兄弟爭承君惻然不忍寘法援輕比兩全之白水某渠與富平界連爲勢家截奪訟久不得直君曰兩縣民命繫此必還利於民與大府力爭得均漑捐置社倉變通舊制作杪目白巡撫

卓盧初草

墓誌九

巡撫下其書爲郡縣法韓城多豪族君不畏彊禦一切就範大軍征喀什噶爾駱驛過陝被符繕理及凱撤民不知有兵者榮陽地衝而瘠累進帑數萬君喏曰是漏卮也然舉發奈前政何竭力經紀縮衣食裒益之二年穿敝悉完日益羸羨遂爲富邑其識大體多此類君字祁亭娶馮氏子燕譽附生燕翼燕宗增廣生燕惠副貢生先世由武功徙會甯考諱永泰祖諱榮德所嗣之祖諱守德皆封贈如君官曾祖諱純文君生平廉靜無他嗜惟嗜讀書病革謂其子曰吾歷宦踰廿年無田宅貽汝清白二字家業也其守之垂絕猶把資治通鑑不去手所著古今文皆有義法尤喜接後進隴右人士無不知祁亭先生者銘曰

對揚

王廷不謂閔其光栖遲下邑不克竟其長身可屈道不可屈

兮恒侃侃以自將緒方抽而待引兮日有文章誠鬱積其必  
發兮孫子之祥

阜虛初草

墓誌十

桂東縣知縣周君墓誌銘

君諱元吉字寅階姓周氏世爲廣西臨桂人父流芳所後之  
父曰流永妻莫氏繼黃氏再繼王氏子瑞徵庠生瑞清舉人  
覺羅館教習女嫁舉人鄧開運君生二十七年以拔貢生舉  
鄉試又十三年大挑一等爲知縣湖南又九年大計被劾歸  
又十一年終于家又十一年卜葬某鄉某原其兄子必超求  
文納諸壙壙嘉君名迹而其升沈進退之故有足感者爰序  
而銘焉序曰

君敏而好學工文詞操筆立就組繡博麗人持其橐去干甲  
科猶掇之也而君七上春官不中第出就縣令歷權桂東新  
化華容湘潭真授桂東清彊果辨所至有能名華容大水沒  
田廬無算民爭走山裸跣呼天君不俟申狀立開倉振之運  
艘四出而自掉扁舟往來官民相向哭賓友以擅發廩層罪

卓廬初草

墓誌十一

甚重力諫弗聽全活以數萬計事定上官檄始至民感涕曰  
微公飽魚腹久矣楚中方大用兵湘潭直其衝供億啣嗟辨  
民高枕卧旁邑望之如天上君凡去任老穉必擁阻不得行  
往往微服夜發民絕追攀望舟雨泣歸則戶祝於家幾徧大  
府有所求爲隱語以諷君不解相對漠然遂大怒苛摘無所  
得益忌其能乃中以考功法而誣爲才力不及罷之民大譁  
號泗奔告共輦金錢叩大府求復大府且慙且怒譙訶百端  
民洵洵欲變卒賴君慰譬得解曰無重傷我公比行四邑送  
者踰萬人沿數百里不絕君素不羈少時嘗空匱貸金易米  
有二客來告饑罄所貸分昇之居官俸錢恣以周人不爲分  
毫顧惜以枉去無不豫之色旣歸曰貰酒招客飲放浪歌呼  
有徵及前事者謾曰爾何知且飲酒醉輒爲文章自虞樂訛  
其坐人一日謂所親曰吾去桂東久矣昨夢彼中人環拜牀



下盛輿衛邀吾之官及覺車聲猶麟麟耳中也豈不異哉言  
之之暮而卒銘曰

駕鷲刺天鴻折其翼蕭艾充幃蘭鈿弗惜君子陽陽窘孰余  
傷冥冥何篡非菲彌章爾子式藪芬郁高翔猶有鬼神積善  
餘慶

卓廬初草

墓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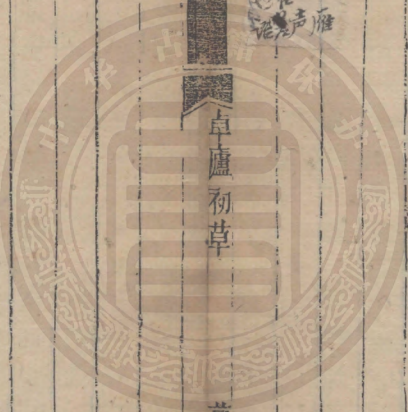
下盛輿衛邀吾之官及覺車聲猶麟麟耳中也豈不異哉言

之之暮而卒銘曰  
駕鳶刺天鴻折其翼蕭艾充幃蘭鋤弗惜君子陽陽蹇孰余  
傷冥冥何篡非非彌章爾子式穀芬郁高翔猶有鬼神積善  
餘慶

李廣子 漢子 福 壽  
三才 昭 漢 子 存  
也 此 是 也 也

卓廬初草

墓誌主



虞府君墓誌銘

壙初友虞子錦卽走拜其尊府君窺其貌莊而和聽其言約而當察其行寬博而有制及終不見有可過者府君以賈起家然慷慨尙氣槩戚友皆依之爲歸饑與以粟寒與以纈不能婚者爲之娶不能葬者爲之葬有急難號而求救必銳身營解之遇糺錯之事殫心畫策安厝帖妥務滿其欲而去雖或以此自贖不悔故生平所得累萬金皆隨手散盡歿之日板屋數椽敝衣數襲而已視含飯者莫不出涕歔歔壙旣哭其殯殯揖弔客而進之爲陳府君之賢皆曰然錦方匍匐苦次悲慟搏頰曰子所言府君外事也府君歸絕不一挂口錦故弗及知請蠶逆錦所知者府君少孤貧居江干水苦鹹曰詰山川壇汲畚箕兜泉一甕歸奉吾大母大母性嚴厲有不悅批府君頰府君長跪轉折其面以就之中尋廁踰必躬自

卓廬初草

墓誌三

浣滌中年家漸裕觴酒豆肉輒流涕曰先人當曰不易得也每輟去不歡事余兩世父敬謹不苟凡事請而後行言未訖客相顧歎有泣者壙益聞所未聞且歎且服逾年謀葬卜筮襲吉錦服纓經頓首於壙曰先府君窆有日矣將鑿石填穴錦之莫宜於子敬以請府君壙父行也其行事又習見而俱聞之尙奚敢辭謹按其世次曰高祖廷陞工科都給事中順天府尹曾祖某祖贊唐父定賢皆處士其故望曰陳留郡其居曰浙東鄞縣繼遷浙西錢塘其諱曰邦達其字曰涓賓其生曰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其卒曰嘉慶二十三年七月其春秋曰五十有七其壙曰仁和縣玉枕山之原其入土之日曰嘉慶二十五年五月丙辰其配曰方孺人其子曰錦縣諸生其銘曰

慥慥君子實藏茲邱孔固永安無苟傷其槨與楸

曾先生墓誌銘

烏序是錢塘曾先生諱衍杲之墓其弟子陳墉誌之曰先生宗聖六十七代孫也嘉慶五年舉人字晴初端慤不苟求其絲髮罅漏不可得晚益習靜鼠跳梁墮几上鬪尾擊先生鼻移時乃解先生漠然鼠逡巡緣領去先生豐肉而瘠誌癡著體蒼赤幾徧弟侘其冠衣踰躅曳踵不訾不笑嘗誦遲一二刻語始屬然爲文獨圓暢堅勁無媿矜恻破之習經其指授皆有義法持論峻厲少許可天台貢生胡某齒長於先生以文自矜甫相遇問姓名卽出其秋試作先生摘其謬橫抹之胡大悅曰何婢直若是拜伏稱弟子終身後進憚先生嚴問業漸稀愈貧敝廬欹敗雨雪穿漏檯櫥皆腐折風來築築搖有不能一朝居者先生聳肩仰屋梁泊如也道光八年年六十七喪其長男興炤孤嫠儼然累益重越兩歲卒次男興夔

卓廬初草

墓誌告

孫毓填卜以某年月日窆某所先生雖貧而介特有守同榜陳閣部乞假營葬請謁者踵接先生不往閣部言於郡守聘之先生曰是豈賢我耶謝不赴布政司筦庫吏最爲利藪點者多負緣得之或廉知先生雅善許駕部宗彥而新使某公駕部門下士也介先生私親夜抵館舍餽五百金屬爲緩頰先生掉頭其人哀懇長跪不起先生屢掉頭所親怒先生詭諾及明移書峻卻之烏序是應銘法銘曰

目瞿瞿口哇哇詵蘧蘧覺于甯拘拘而迂毋喻喻而諛甯妮妮而懼毋咄咄而腴今豈有是人歟噫嘻吁

詔舉孝廉方正六品銜趙君墓誌銘

趙徵君將葬其嗣子因君弟子陳源來丐文曰先徵君重夫子文不去口幸得一言掩諸壙其子爲不委棄遺骨源等異日有以見徵君地下惟夫子矜憐再三云壙往撰君傳已詳乃綴其大凡而綴之以辭曰

趙姓坦諱寬夫其字故籍海鹽錢塘繼遷曾大父薄廷椿維祖考熙母金出後世父所後曰端隱德璘斌君少也賤給事郡庭藝蘭鮑室羣牙狺狺父曰汝止汝業汝經娜嬖祕府龍威之扁鬼司神呵偷覲而呻六籍尤重箋注喧闕臨象陳風翦荆掃霧精通大師感告于夢僕伏古堂警欬與共旁耽鐘占雲雷蝌蚪斷匡壑谷土花溼黝爬羅剔抉青綠滿手晦冥摸抄龍瞰其牖著爲文章食古而香盎然者味幽然者光誰其識之儀徵 宮保都授精舍遺經俾考玉筍叢攢君逾俊

卓廬初草

墓誌

倭問難泉比孫親察王侍郎舌橋蠹迪檢押醇乎其醇父祗兄恭友曰好仁趨繩步尺雅拜盤辟盛雨沾服其儀不忒或侍講帳歲奉甘質君曰夥哉走返厥半鉅卿持衡通榜羅才君恥見收縮屋辭媒宏開

制科孝廉方正異喙并談任君應命求貨弗予吏免以病撫公曰噫非坦孰稱爰咨於僚爰牘於

朝臣職興賢還淳去堯君聞覺首小人有母醫彌終天死且不朽迺留養親佩以華紳風示郡國獷蹠以馴尊老帷堂殯掩如禮少微夜墮道光戊子泊然啓足芝松私里逆數降靈乾隆乙酉春秋八八未登下壽亦越五年輿機橫山孤鈞穆卜封樹汎瀾室宓安人林助其筮柎內肅雍繫君之教宓卒先君虔耐君墳鈞非出腹遜於邇族孰任銘幽陳壙實求壙無苟筆以質元宅遺書未刊後死之責

亡友徐君權唐誌銘

道光二年十月三日余視徐君璋士含殮而慟著哀詞數百  
言越廿有二日其家奉君匱淺葬於某鄉某原於是又爲之  
銘曰君孤貧銳欲以科名進比試輒驟謀滋殖之術數受人  
紿反益耗終不懲揭揭爲之比歲又連遭大父及母夫人之  
喪智慮抗於外悲鬱託於內病瘵竟死年僅廿四烏虜恹矣  
君諱行璋士其字仁和人世有隱德妻錢蓋營生男子矣而  
殤女子一幼君故能書精篆刻曾無城府交友合數十人終  
身無毫釐嫌然尤嚴事余嘗請問求益余曰君子之道淡榮  
利礪名節如是而已君儻然每有失余正色規之必受雖盡  
言不以爲忤凡此皆其可書者也系曰  
鏗猗鈍炤猗燼余文幽日以曠

奉直大夫曹君妻方氏墓誌銘

哈蜜通判曹汝賡奉內諱既代薦屢躡墉門伏地泣曰吾母方笄嬪吾父卷婁墊隘更祀五十無一昔衍凱以惕其心不孝遠宦絕塞陞崎戎索艱迎養方用

今上登極恩晉秩旬宜人封

命下而已不逮矣烏虜痛哉初母之歸也吾父囊空然俶儻厭隴畝去服賈母常從依廢舉劬勤搏誦殖其仿遂蕤饒羨父益迅邁好客枝冠草帶下泊詹馭技術之流座恆滿日夕命酒炙譁謗中饋殷腆咄嗟立辦雞蹄且無耗容吾父於族姻之養無食者壹收種豢於家多狷弁鉗忌互詬母駟誘肺合之已皆慷慨卒大和父樂施貸母贊之每罄篋匱而自奉熾齋簪蒿茹藿視寤時無少差吾父少捐書既自矜銳於課子芥金幣延碩師吾母尤勤膏油醴脯必手庀然不歆貴顯

卓廬初草

墓誌七

嘗曰學以脩性愈愚而已也奚求故於不孝進取仕宦輒頊頊嚴吾父命不敢貳瀕行提而踰曰兒蚤歸毋詢鶩榮利弗歇也烏虜言在耳而心如忘姻位饜祿銜恨終天不孝之罪及可贖耶已又泣曰母之賢聞鄉閭然不得當代鉅手文泉步以張之慮無以燁曜悠邈庸德淑行終隨齒髮冥漠入土不孝之罪益通于天且胡所持以歸慰老父敢以累於執事埔聞其言而悲之乃爲之誌曰宜人金華人姓方氏太學生諱若谷之女適同縣封奉直大夫曹君文柯息男三汝賡辛丑進士官甘肅哈蜜通判汝棻汝新皆廩膳生息女二嚴汝和夏世英其壻也宜人年七十於道光三十年某月日卒墓在邑之某鄉某原葬以咸豐二年某月日銘曰

家則振心則屯約于身富其鄰子也順父也令帥以聽道之正大化關兮歸此室松貞柏悅兮安且吉幽光發兮昭白日

奉直大夫曹君妻方氏墓誌銘

哈蜜通判曹汝唐奉內諱既代薦屢踰墉門伏地泣曰吾母方笄嬪吾父卷斐塾隘更祀五十無一昔衍凱以愒其心不孝遠宦絕塞陘崎戎索艱迎養方用

今上登極恩晉秩旬宜人封

命下而已不逮矣烏虜痛哉初母之歸也吾父囊空然傲儻厭隴賦去服賈母常從依廢舉劬勤搏誦殖其仿遂莩饒羨父益迺邁好客枝冠草帶下洎詹販技術之流座恆滿日夕命酒次謹講中饋殷腆咄嗟立辦雞蹄且無耗容吾父於族姻之養無食者壹收恤養於家多狷弁鉗忌互詬母駟誘肺合之已皆慷慨卒大和父樂施貸母贊之每罄篋置而自奉熾查簪蒿茹藿視窮時無少差吾父少捐書既自賺銳於課子芥金幣延碩師吾母尤勤膏油禮脯必手朮然不畝貴顯

卓廬初草

墓誌七

嘗曰學以脩性愈愚而已它奚求故於不孝進取仕宦輒項瑣嚴吾父命不敢貳瀕行提而啼曰兒蚤歸毋眴驚榮利弗歎也烏虜言在耳而心如忘姻位襲祿銜恨終天不孝之罪及可贖耶已又泣曰母之賢聞鄉閭然不得當代鉅手文泉麥以張之慮無以燁曜悠邈庸德淑行終隨齒髮冥漠入土不孝之罪益通于天且胡所持以歸慰老父敢以累於執事埔聞其言而悲之乃爲之誌曰宜人金華人姓方氏太學生諱若谷之女適同縣封奉直大夫曹君文柯息男三汝唐辛丑進士官甘肅哈蜜通判汝葉女行

卷婁

昔言猶行寬也

凱

惕

月日卒墓

燕若志至也二唐二震稍偏象行寬天胸而也者款

燕若志至也二唐二震稍偏象行寬天胸而也者款

以聽道之

一分昭白日



卓廬初草墓表

錢塘陳墉作甫箸

誥授武顯大夫署昭通鎮總兵官華公墓表

道光九年冬十月故武顯大夫昭通鎮總兵華公之四世族孫嵩嶽踵門再拜請曰先將軍棄賓校垂六十年子若孫無在者大慰不得禮葬今庚寅宗人式型實借崧嶽敬奉窆窆於仙芝嶺之原緩不敢請銘惟念先將軍樹績荒徼之外以灰勤事不獲當代紀述胡自燭流於無窮謹礫石隧左幸夫子哀而揭諸文則嵩嶽歿且不朽墉與華氏有連不可以辭按譜公諱封字尹東大父爾厚自餘姚遷錢塘遂爲錢塘人也考度仕終宿州知州兩代俱以公贈階二品公生而筋力越勁圃有立石高數尺童時輒拔而舞戲運石臼索十餘或擲空中而自下逆踐之顧者皆噤齟股栗公神色灑如長益不羈負瞻畧嗜兵家言遂用文武互試例由監生舉武科乾隆七年會試中式改侍衛公狀貌瑰瑗精騎射渥被優眷

卓廬初草

墓表

大獮木蘭屬韃靼從屢膺

上方之賜外授雲貴督標中營都司擢左營遊擊禦檄攪煽沙匪功最超遷雲南楚姚鎮總兵公自偏裨驟簡大帥志愈洞發會莽匪擾邊合普洱鎮兵出孟良獲賊渠召猛烈拔景綫整費諸地而督軍盡移精兵援永昌命公以羸卒防守瘡瘡奄作役徒幾盡緬夸狙覘構煽復撼景整上震怒逮治闕下憫公故勞大臣亦有言華某可惜者乃駢誅羣帥而

特旨赦公仍發雲南軍營責以自贖從攻老官屯鼓勇奪柵傷右肩補督標中協副將升署昭通鎮總兵土司刁維丙叛

率師渡九龍江或勸以自愛重公大噉叱咤曰封以布衣膺專劍之任失律當歿蒙

皇上再生恩頭足髮膚非復已有敢以劬勩自諉耶直抵賊巢瘴母蔽天奮不返顧遂中毒卒時乾隆三十八年也墉惟王者守在回夸恃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以捍圍威絕域不以私恩斲國濶不以一眚拚大勛孟良之役公冒白刃觸浪霧萬歿不顧一生殪鯨鯢於旣江蠻箐之中撤屯召寇誤由主兵以功蓋辜似猶過之

純皇帝明罰敕法獨下燭公冤棄瑕使過公亦遂銜感決命犯難捐軀於

國家無毫芒之負

主聖臣忠誠手載之一時表而揭之其足以激勸師武臣而作塞垣戰士銳烈之氣者夫豈微哉公爲宿州公季子宿州

卓廬初草

墓表二

以儒起家公兄弟皆振奇不事章句伯三仲祝與公同年舉武進士配陳氏封夫人合祔公墓子某遠適不知所之嵩嶽錢塘學生式型餘姚學生

率師渡九龍江或勸以自愛重公大噉叱咤曰封以布衣膺專劍之任失律當歿矣

皇上再生恩頭足髮膚非復已有敢以劬勩自諉耶直抵賊巢漳母蔽天奮不返顧遂中毒卒時乾隆三十八年也墉惟王者守在回夸恃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以捍圍威絕域不以私恩翫國濶不以一眚揜大勛孟良之役公冒白刃觸淚霧萬死不顧一生殫鯨鯢於皖江蠻箐之中撤屯召寇誤由主兵以功蓋辜似猶過之

純皇帝明罰敕法獨下燭公冤棄瑕使過公亦遂銜感決命犯難捐軀於

國家無毫芒之負

主聖臣忠誠手載之一時表而揭之其足以激勸師武臣而作塞垣戰士銳烈之氣者夫豈微哉公為宿州公季子宿州

卓廬初草

墓表二

以儒起家公兄弟皆振奇不事章句伯三仲祝與公同年舉武進士配陳氏封夫人合祔公墓子某遠適不知所之嵩嶽錢塘學生式型餘姚姚學生

燭言葉也唯植與擲跋言後此也新言械函杜也

喋言葉也言葉也言葉也言葉也言葉也言葉也言葉也言葉也

非言也非言也非言也非言也非言也非言也非言也非言也

漫言也漫言也漫言也漫言也漫言也漫言也漫言也漫言也

姚府君墓表

君智足趣時合變而能息機巧以養福才足開物成務而能崇信讓以訓俗名不挂朝籍足不出閭巷而鄉之曲直平凶荒振賦稅不失時遊客不失食故其生也人禮之甚嚴其死也人哭之皆慟縣大夫以爲惜烟黨奔走互弔四方來者輒里無居人君諱湘字寶田初爲諸生去服賈然獨輕財利逆旅有吁者曰某生逋官錢萬六千受隸辱奈何探里居致錢俸償不告姓氏去僦屋者負君直三載家人往索錢二千歸曰彼持絮被付質庫君叱使還其錢益更周之卒以道光辛卯始殯茅家圩其女壻陳墉爲行狀踰年定窆三白潭孤墳伯馳書三千里乞銘於龍陽令張迎煦張復曰而不欲傳先人耶卽欲傳先人舍陳君蓋未可見者墳伯因又來請爰略取梗槩揭諸其原而坵其事之一二軼者所以永君之名以

卓廬初草

墓表三

爲世勸其系屬行誼備墉前所爲狀故不著

汪孝子表

陳墉曰烏虜繩墨之論夫何所不至哉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聖人稱人情而立之文故哭踊有節練祥有時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及所以爲喪之中庸也孝子之送其親也創鉅矣痛深矣志懣矣焦肺摧肝一往不返若不知生之爲重歿之可慮者聖人有憂之故重申其義曰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毀不滅性不以灰傷生也其哀其志而閑其情也如此後之儒者泥於不勝喪爲不孝謂爲全已之名而拂親之心更以送歿不終爲大罪噫嘻亦太甚矣夫樂生惡歿人之恒也懼怛崩裂萬不顧其身而不知節彼豈靳必於歿哉羸僊枯瘠忽焉而致之止可謂之過不可謂之罪也且夫孝子之心獨知有親耳當其嘔天泣血刺心腎剗腦髓以用其情卽有聖人者出乎其前示之以中道倣之以可繼彼

卓盧初草

莫卷四

其耳目有所不聞見心思有所不知識昏瞶荒迷而莫能自主也豈猶有繁文縟節足以回其中哉生且不有何有於歿之名而矯焉以取之哉卽有以名歸者孝子且以爲大惑而豈其始願及此哉故孔子曰喪與其易也甯戚子路曰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哀戚之過固聖賢之所許也其歿不歿則天也如有不幸而歿者必且吁嗟詫惋憫其直情徑行而不以爲罪也決矣世衰道微而天性之愛猶有不絕者所當亟爲暴白以留什一於千百故由漢以來親病則齋股割肝親歿則絕粒歐血以殉者具書於史昭灼耳目而

皇朝令甲一切予旌誠厲世磨鈍之大權甯過而存之也烏虜今之執親之喪者多不及於禮至有飲酒食肉竿牘而奔走者有人於此親歿而哀哀而不勝以歿不罪於聖賢不悖

汪孝子表

陳塘曰烏序繩墨之論夫何所不至哉人未有自致者也必

其親也葬也生之為重歟之可慮者聖人年示民有終也毀不滅性不以灰傷生也其哀其志而閑其

情也如此後之儒者泥於不勝喪為不孝謂為全已之名而

拂親之心更以送灰不終為大罪噫嘻亦太甚矣夫樂生惡

歟人之恒也懼但崩裂萬不顧其身而不知節彼豈靳必於

灰哉羸僿枯瘠忽焉而致之止可謂之過不可謂之罪也且

夫孝子之心獨知有親耳當其嘔天泣血刺心腎剗腦髓以

用其情即有聖人者出乎其前示之以中道倣之以可繼彼

其耳目有所不聞見心思有所不知識昏瞶荒迷而莫能自

主也豈猶有繁文縟節足以回其中哉生且不有何有於灰

之名而矯焉以取之哉即有以名歸者孝子且以為大感而

豈其始願及此哉故孔子曰喪與其易也甯戚子路曰哀不

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哀戚之過固聖賢之所

許也其灰不灰則天也如有不幸而灰者必且吁嗟詫惋憫

其直情徑行而不以為罪也決矣世衰道微而天性之愛猶

有不絕者所當亟為暴白以留什一於千百故由漢以來親

病則癸股割肝親灰則絕粒歐血以殉者具書於史昭灼耳

目而

皇朝令甲一切予旌誠厲世磨鈍之大權甯過而存之也烏

序今之執親之喪者多不及於禮至有飲酒食肉竿牘而奔

走者有人於此親灰而哀哀而不勝以灰不罪於聖賢不悖

走者有人於此親灰而哀哀而不勝以灰不罪於聖賢不悖

練三月小祥而練祭祥

子聖人稱人情而立之文故哭踊有節練祥有時賢

不及所以為喪之中庸也孝子之送

肺摧肝一往不返若不知

之故重申其義曰不過三

月

六

月

六

月

六

月

六

月

六

月

六

月

六

月

六

卓廬初草

莫表西

於時制而繩墨之士切切然議之曰毀傷絕滅非孝之宜烏  
虧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愚夫婦所同孝子固萬萬不以此貶  
賢而爲是說者吾見其性情不摯緣飾古人單詞隻義爲飲  
酒食肉竿牘奔走之徒開便利之徑而惡其有以形之故不  
惜醜辭而攻也不亦大可痛哉汪孝子一元字兆初江都增  
廣生貧甚事二親百計得其驩心父良澤歿方應省試徒跣  
號奔行路皆感涕勉營殯葬絕復蘇者數矣容頓毗腐皮骨  
裁連明年復喪母水漿不入口一慟遂絕孝子從兄一崧嘗  
割肱療母疾至是并旌於

朝孝子妻鄒饑寒瀕歿撫其孤中爲通儒南北學者所宗爲  
容甫先生者也中子喜孫官戶部主事去孝子歿時垂八十  
年不遠數千里郵書家教諭公而屬壻以文壻觀狀所列孝  
子文行及所著書與其世系生卒俱已詳他誌傳而獨其執  
親之喪雖賢者過之可以敦天顯厲薄俗并疾夫拘文牽義  
持繩尺之論以詆謫至性篤行者故不靳推闡而極論焉

